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一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

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原旨曰天羣物之祖道天之祖天不言道何可言可言非道歟曰不可道不可名自然之天常而不變先天也可道可名生物之天變而不常後天也予以見天地始萬物母微妙有無又玄衆妙包括大造化之元殆無餘矣觀常無之妙則見無名之始觀無名之始則見無極太極也觀常有之微則見有名之母觀有名之母則見兩儀萬物也此兩者本同乎始出於母而異其門名兩之又兩之則見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生物之天由此大著自然之天隱然長存形而上形而下天此道吾此道不言之言無名之名已不勝衆奚假多言哉天不言聖人亦欲無言惜哉高言不止於衆人

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是以聖人不言終不容於不言當時玄聖西遊關令尹喜知其大道將隱強爲著書不得已而言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關尹子曰道不可道即道正爲此道解也天

○

地定位其間二氣復合爲一是謂沖和沖和具太極之體爲生化之根三才立而人道興焉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自常無以上言天道以下言人道人能觀天道而修人道未有不入聖人之城者也陰符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

原旨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

原旨曰道獨立不偶一有對待則物也物形物美惡善否生焉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堯有大善而不知則亦何惡何不善之一有一有自矜自伐欲人知已之心則美反爲惡善斯不善矣況欲天下皆知乎古人有善惟恐人知今人有善恐人不知薄亦甚矣玄經之旨本爲君上告君上天下之師長也上有所好下必從之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嘻非影動形形動影也非具天地心具太極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於戲聖人之心天地之心觀天地之朝霏暮靄變化靡常而太虛自若則知聖人日應萬機其心寂然而天性自若也吾嘗曰

天地大吾身吾身小天地若堯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可謂有道聖人也已

谷動聲聲動谷也可不慎諸故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斯六者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皆有對待理所必然是以聖人事處無爲教行不言無爲非不爲也行其所無事也不言非不言也無法令告戒之煩也任民物之自作自生自爲而不辭不有不恃所以能成生物之功功成復不自居其功是以功不我_去一或不然功其_去矣經凡稱聖人者自玄古之君至堯而止舜而下則稱王稱公侯稱善人君

子大丈夫德有隆殺義存褒貶學者當具古人眼目向周季以前觀之經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原旨曰老聖作玄經所以明皇道帝德也天下之大事物之衆可有於天下不可有於我上之人一以我之賢於人者自尚貨奪則茅塞之矣當應事接物之頃必先正其在我者則彼者自不能亂微覺給錢撓中便當挫解淨盡自然可以和同光塵相

之難得者自貴心之可欲者自見則下之人亦將以是三者爲心必爭必盜必亂惟其我之不欲故雖費之不竊也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也必先虛吾之心不爲事窒實吾之腹不使邪入弱吾之志不與物競強吾之骨不以力敵常使民無越分之知僭上之欲雖有智如龍伯大人六鼈可釣不敢有一毫越分僭上之爲惡有所謂亂臣賊子者哉夫玄古之君天下也爲無所爲故無所不治矣

經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原旨曰天職司覆地職司戴聖職司教化俾萬物百姓各遂其生成而不以爲仁仁其至矣不以爲仁故無責報之心況之芻狗故無棄物之意譬如國家之祭享東芻狗以真神明方其祭也雖芻狗之微必設及其已陳雖文繡之貴必撤曾何以貴賤二吾之心哉理當而已矧萬物百姓天地賴之以成覆載之德聖人賴之以成教化之功待之當何如耶觀乎天地之間如橐籥然虛而有容故能不屈動不失中故能愈出夫天籟之吹萬不同使其自己也感其自取怒者其誰耶聖人之於百姓亦

經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經曰天地萬物者心也心者道之樞人莫不有是心心莫不有是道惟其沖虛妙用淵靜有容故能包舉六極不見其盈知周萬物不離其宗一瞬此道爲物所奪則茅塞之矣當應事接物之頃必先正其在我者則彼者自不能亂微覺給錢撓中便當挫解淨盡自然可以和同光塵相

原旨曰老聖作玄經所以明皇道帝德也天下之大事物之衆可有於天下不可有於我上之人一以我之賢於人者自尚貨

然一或舉事多言教令煩數數則窮矣當視天地橐籥虛心體道先執厥中此堯之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原旨曰谷神太極也太極中虛谷神在焉天此谷神人此谷神其爲谷也玄同陰陽包涵造化神則妙萬物而爲言也惟其不死故能生化無窮玄牝陰陽也門則乾坤其易之門根則萬化之所由生綿綿若存今古不息也用之不勤出乎自然也此承上章橐籥天地餘旨發明吾心太極吾身天地之道與造化者同流而未嘗生未嘗死也蓋谷虛善應以況吾心神靜故靈以喻至性觀寂然之中而有感通之妙乃見不死然神非氣不生氣非神不靈言神則氣在焉神氣混融乃見玄牝玄根于天有父之德神之元也牝根于地有母之德氣之元也玄牝吾身之天地乎門則神氣朝元交往之所若有乎入出入而出而莫見其

門吾身之闔闢可見根則神氣歸元混融之地若有乎生生化化而莫見其根吾身之太極可見觀若存於綿綿之中而有不勤之用以知老聖由商歷周九百餘歲當時修道養壽之要盡於此矣列子中亦有此章然不言出於老子而言黃帝書曰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與古語爲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露申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

○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經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原旨曰天之長地之久蔑以加矣然則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何道而致哉天地之心與物爲一能生生而不以自生爲生其性謙下有水之德禹作司空當是時也已得水性之善故能盡水之性而成平水之功由上善而優入聖人之域此無他行其所無事而已孟氏言人無有不善水無

不免先者人推之也外之而不免存者物無傷也身乃吾之至親而以之自後自外本無私焉後之外之而自先自存私自成矣是豈聖人有心於私耶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爾私己也聖人官天地府萬物未嘗獨私其生惟不自生故生意長在
○尤
原旨曰上善至善也水性至善上善之人其性謙下有水之德禹作司空當是時也已得水性之善故能盡水之性而成平水之功由上善而優入聖人之域此無他行其所無事而已孟氏言人無有不善水無

有不下蓋有由也水利物不爭處衆所惡故近於道水之善衆矣經舉其七餘可類推安其所處居善地也澄鑑不撓心善淵道執行而無一毫有己之私惟知先天下而後吾身內此道而外吾身然則後之而

也消長不失動善時也人能師水之德處
已以善與物無爭則亦何尤之有舜禹授
受之際是宜拳拳以不矜不伐莫與爭能
爭功者惟禹賢也

經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

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原旨曰謙益滿損剛折柔存天理之必至

故知盈貴自抑銳當亟挫明哲保身之道

也使持盈而不知戒揣銳而不善藏器滿

必傾鋒利則折其不可長保明矣金玉滿

堂誰其能守富貴驕人自遺其咎世之據

高位佩重印騎奢淫佚莫知止足一旦新

折鍊覆莫保要領俱不得正命曾不如箕

山一瓢五湖一舟之為得也乃知功不在

大知止者成名不在高知足者遂世之超

出利網脫去名羈身退急流自全天道者

幾何人哉功成身退天之道惟堯舜得之

經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
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

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
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是謂玄德

原旨曰知脩身然後知治國身猶國也百
散猶衆民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人之

生也身載營魄合而一之抱之能無離乎
不離則一矣氣爲百骸之主專養致柔能

如嬰兒乎如嬰兒則柔矣玄不可覽猶除
所見能無疵乎無疵則玄矣愛民治國貴

保以安能無爲乎無爲則安矣天門開闔

輶轂不言輪輶軾轂者言車則全體在焉
埏埴爲器鑿戶牖爲室其道亦然道言有

無易言動靜一也明道之無則見易之靜
輶轂不言輪輶軸轂者言車則全體在焉
埏埴爲器鑿戶牖爲室其道亦然道言有

無易言動靜一也明道之無則見易之靜
體此六能脩身治國生之以道育之以德

物我各遂其自然生之爲之長之而不有

不恃不宰此陶唐氏之民所以不識不知

帝力何有是之謂玄德

經曰三十輜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輶直
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
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原旨曰聖人觀象制器利用天下蓋有取

焉動圓靜方天地之象其中空虛天地之
用氣而日月星辰形而山川草木有在無
中無在有中無不容也車中作三十輜共
一轂輪圓象天輶方象地車之有也其中

空虛車之無也當其無中有車之用觀其

轂虛能轉輶空能載則知有形爲無形之

利無形爲有形之用妙在其中矣經言車

輶轂不言輪輶軸轂者言車則全體在焉
埏埴爲器鑿戶牖爲室其道亦然道言有

無易言動靜一也明道之無則見易之靜
輶轂不言輪輶軸轂者言車則全體在焉
埏埴爲器鑿戶牖爲室其道亦然道言有

無易言動靜一也明道之無則見易之靜
經曰五音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

人口爽馳驛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今

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原旨曰聖人在上爲民師表天下取法焉

上之所好下必從之猶風雲之於龍虎水
火之於濕燥不待召而應也故凡虛華不
實害於民生者去而弗取知五色炫耀盲
人之目則不事華飾而守純素知五音嘈

雜聾人之耳則不事淫哇而守靜默知五味肥釀爽人之口則不事珍羞而守淡泊知田獵馳騁狂人之心則不事般遊而守安常知貴皆難得妨人之行則不事世寶而守天爵是五者皆目前之侈靡蕩搖算性無益民生非實腹固本悠久之道也是以聖人爲腹之寶不爲目之華故去彼取此而躬行儉約爲民之勸將使天下自化人各自足無外好之奪天下治矣

○經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

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

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原旨曰聖人貴身以道衆人貴身以名大

有徑庭矣貴身以道無爲也貴身以名無

不爲已寵辱若驚有寵斯有辱可不驚乎

貴大患若身貴名其患均矣何謂寵辱

辱寵爲下名斯可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患得患失兩若可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雜聾人之耳則不事淫哇而守靜默知五味肥釀爽人之口則不事珍羞而守淡泊知田獵馳騁狂人之心則不事般遊而守安常知貴皆難得妨人之行則不事世寶而守天爵是五者皆目前之侈靡蕩搖算性無益民生非實腹固本悠久之道也是以聖人爲腹之寶不爲目之華故去彼取此而躬行儉約爲民之勸將使天下自化人各自足無外好之奪天下治矣

○何患焉韓魏爭地子華子說昭僖侯以廢兩臂而與天下僖侯不諾是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道更重於身矣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必能以貴身爲天下責若可任天下之寄以愛身爲天下愛若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

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

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原旨曰聖人貴身以道衆人貴身以名大

有徑庭矣貴身以道無爲也貴身以名無

不爲已寵辱若驚有寵斯有辱可不驚乎

貴大患若身貴名其患均矣何謂寵辱

辱寵爲下名斯可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患得患失兩若可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古古必有始必有物焉天下之物衆矣何物非道何道非物不可得而名也求之以視以聽以搏夷而不可見希而不可聞微而不可得則又詰之以言而不可致故復混而爲一觀其上而不曠觀其下而不昧繩繩兮不可以名名則又復歸於無物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惚惚恍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于以見無物非道無道非物道之爲道也如此人能執此古始妙無之道以御今之妙有之形不惟獨

○善吾身亦可以紀綱天下同歸於道孰肯物爲事哉

經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

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

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

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

恍恍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

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原旨曰古之善爲士者抱道安常隱德自修與世波流不自滿假自得微妙玄通之

理衆人固不識也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如下文七若皆中立不倚和而不流之義豫兮若冬涉川不躁進也猶兮若畏四肢不妄動也儼兮若容不放肆也渙兮若冰將釋無疑滯也教兮其若樸不雕琢也曠兮其若谷無窒碍也渾兮其若渴無矯暴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哉孰能安以動之徐生哉人道之治亂安危猶天道之盈虛消息動極則靜靜極則動使屈原而知此道則忠而不必沈伯夷而知此道則清而不必餓故曰保此道者不欲盈無必遠己之心惟無必遂己之心故能弊不新成言守常無大變易也老聖歷商周二代三度散關四入史館優游九百餘年而晚適流沙莫知所終所以爲善也

○原旨曰萬物之先有天地天地之先有太極太極之先至虛至靜有一未形者在此其爲天地之根也然不曰致太極而曰致虛極者虛極即無極也當虛極靜萬物之初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則天地之心見矣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由此觀之則吾之歸于根復于命者可以知其常明也不知常妄作凶去道遠矣知常容靜而虛也容乃公虛而大也公乃王大而天下歸往也之其次昭王南征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請隱問鼎天下悔之此無他上之人信有不足於下下之人信有不及於上矣如唐堯之治不識不知而民無能名者尚何言之可貴禮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弗獲已也噫由太古至於五伯觀夫下知有之親譽畏侮凡數言而不言一古人名字包括幾千百世隱然可推可謂玄也已矣吾是以知爲無名古史也關子亦云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經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責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經曰致虛極守靜萬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無爲而已其次三皇既作一畫既陳書契罔罟來耜舟車以教天下天下始有爲矣民蒙其利天下親之其次五帝作而禮樂法度興焉民懷其安天下譽之其次啓攻有扈湯放桀武王伐紂干戈斯張天下畏之其次昭王南征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請隱問鼎天下悔之此無他上之人信有不足於下下之人信有不及於上矣如唐堯之治不識不知而民無能名者尚何言之可貴禮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弗獲已也噫由太古至於五伯觀夫下知有之親譽畏侮凡數言而不言一古人名字包括幾千百世隱然可推可謂玄也已矣吾是以知爲無名古史也關子亦云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經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原旨曰太古之世巢居穴處無賦歛征役之爲無禮樂刑法之事無典謨訓誥之言太僞此承前章餘旨發明皇道帝德王伯

智偽世德下衰益降益薄而忠孝所由彰也豈非天運流行有不容不爾者乎噫玄古以下吾不得而考也如陶唐之世比屋可封孰爲忠臣孰爲孝子者哉由大舜不幸而有瞽叟之父傲象之弟觀其浚井完廩象日以殺舜爲事然舜之心終必瞽叟底豫而後慊惟其有頑父傲弟之難處所以見大舜之孝慈也非桀殘虐則龍逢不殺非紂淫亂則比干不以諫死何以見諸臣之忠乎故親和則孝之名隱而孝未嘗僞起其去皇風益遠矣

經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益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原旨曰聖智仁義天下之大本也其可絕棄乎此蓋承上章餘旨發明民利孝慈盜賊之所由生使知文華可削素樸可復凡假聖智以驚愚俗假仁義以舞干戈假巧利以啓盜賊者則絕而棄之使民安其居地利百倍家足其用民復孝慈盜賊何有哉蓋三代之季世道不古原其所謂聖知仁義巧利之心者不過竊先王之法言飾辭以欺當世如田恒弑其君而有齊國非盜而何故曰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今有所屬者當上推帝皇恩復古道外見純素內包淳樸正已于上以勸其下借曰不能無私無欲庶幾少私寡欲不爲盜賊之行矣民利既足孝慈可復也

經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兮我獨若昏我獨悶悶忽兮若海寂兮似無所止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責求食于母母道也求在我者也豈非自得者乎得其自得則不務外得俗學可絕吾無憂矣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一